

烟火藏深巷

□ 于延琴

从南门菜市场，径直穿过南环路，便是新城南路。

说是路，实则是一条悠长逼仄的巷子。两旁低矮陈旧的砖房，大多成了小商铺。书店，蜷缩在爬山虎的绿影里。小吃店，从早到晚蒸腾着包子香。裁缝铺，缝纫机声直叩黎明。

巷子尽头是育才路。几所学校错落其间，从小学到大学，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穿梭于此，为巷子注入鲜活生机。

巷子如老树的年轮，将沧桑、蓬勃与未知层层裹藏。

晨光初透，新城南路苏醒。

第一笼蒸面出屉的白雾，漫过城堤，与汉江晨雾交融。包子铺里，老板布满裂痕的手掌，裹着三十年光阴，将连锁餐饮的旧梦揉进面团。案板上的褶皱，与他眼角的纹路惊人相似，都在岁月里，发酵出柔软的质地。油条将未说完的故事，浸泡在豆浆碗里，翻腾。金黄酥脆的牛肉煎包，被人咬出满口鲜汁。他忽然读懂，远方未至的梦，正以另一种方式，在油锅中炸成浑圆。

巷子，是座微型剧场。每个店铺，都在上演生命寓言。

“三味书房”的木质招牌悬着雨渍，像未完成的诗稿。店主指尖抚过簇新书脊，将未竟梦想，酿成指引读者的星斗。斜对

面的小火古法火锅店，隐在爬山虎织就的绿帘后。沸腾的鱼汤，翻滚着褪色的米其林梦。却在碰杯的脆响中，透出比星级更珍贵的人间至味，成了治愈人的深夜食堂。

水果店前的千禧果红得透亮。老板娘擦拭果皮时，晨露折射出七彩霞光。她偶尔站在玻璃橱窗内，眺望不远处的大学生校园。摇篮里的婴孩尚不知晓，母亲将走出秦岭的勇敢，化作了称果时利落的抛物线。老妇人坐在藤椅里择菜，银发与哈密瓜的金黄相映，构成一幅三代同堂的油画。

正午当头，阳光掠过巷子里的玫瑰花丛。嫩绿的叶子层层叠叠，温柔遮挡四周，在凹凸不平的水泥路上投下斑驳光影。

一只长着翘牙的土黄狗，卧在光影交汇处，像被岁月包裹的玉，在平常日子，沉淀出独一份的质朴与安然。它精通存在主义哲学——任早起晚归的人嬉闹声如潮水涨落。偶尔掀动眼皮，将世界收束成睫毛缝隙里的流光。

放学归来的孩子，攥着牛肉煎包狂奔。油渍在习题册上晕开，恍若命运预设的伏笔。

二

暮色浸染巷子时，中年女人正站在灶台，熬制阿胶糕。文火中，黄酒香气，像被赋予生命，张扬地四处窜动，迫不及

地溢满整个屋子。那股子醇厚馥郁，裹挟着丝丝缕缕的甜，悠荡荡地钻进鼻腔，瞬间唤醒味蕾，勾起对这份传统滋补美味的期待。

炉火温柔舔舐锅底，阿胶在融化。精魂熬成了琥珀色的月光，最终与枸杞、芝麻、红枣、核桃相融相生。她想起少女时代收集的糖纸，那些未寄出的理想，此刻都化作勺与罐碰撞的轻响。养生壶咕嘟声里，小米粥与燕麦片达成和解。如同她逐渐学会，在得到与失去中放置的砝码。

华灯初上，火锅店的玻璃窗凝满水雾。有孩子用手指在雾上画笑脸，转瞬即逝的图案，倒映着整条巷子的缩影：书店的灯盏是未落的星子，水果摊的彩灯串成银河，包子铺最后蒸笼的白气袅袅升空，化作浮云掩住月亮。此刻，烟火不再呛人，像香屑洒在时光褶皱里，每个闪烁的灰烬，都是往事的舍利。

巷子尽头，裁缝店的缝纫机仍在嗒嗒走动。老板眯着眼踩着踏板，将顾客的人生裂开缝合。她总在布料经纬间，想起故乡的梯田——那些未走出大山的岁月，最终在都市褶皱里，长成另一种庄稼。当改好的衣裳被取走，她抚平的不只是织物，还有城里人灵魂的毛边。

子夜寂静，翘牙狗起身抖落满身星光。瓜印烙在露水未晞的水泥路上，像盖下时光邮戳。整条巷子翻了个身，将白天

的喧嚣收进褶皱，却把那些未说尽的故事，留在檐角，等待次日朝阳续写。

三

午夜时分，听见玫瑰在黑暗中舒展。尖刺与花瓣同根而生，遗憾的褶皱里，往往藏着最惊艳的绽放。

进入不惑之年，生活节奏开始改变。像从激昂的快板过渡到舒缓的行板，多了份沉稳，也添了几分对自我的关照。比如，曾被忽视的健康，不自觉成了重点。饮食不再随意，而是一场与身体的温柔对话。

炉上小米粥正稠，红薯在烤箱里酝酿蜜意。不惑之年的肠胃，开始与粗粮细语。餐桌摆着燕麦羹、山药泥，养生壶吐着温热白气。忽然懂得：生活原是文火慢炖的汤，繁华如浮沫撇去后，方见清透本味。

如今，每一口食物都吃得认真。餐桌上，养生食物成了常客。面对美食，不再毫无节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掂量碳水化合物含量。

开始接纳纳未竟之事。但不是放弃生长，而是允许生命，在另一片土壤抽枝散叶——就像新城南路洪水退去后重建的旧屋，裂缝里开出新花朵。开始于市井烟火深处，打捞被岁月尘封的本真。原来，圆满并非事事顺遂，是能在命运的缝隙中，精心种下蔷薇，待春风拂过，看繁花绽放；是于车水马龙的喧嚣里，静下心来，听落雪低语，在平凡中捕捉生活的善与好。

归乡记(外一章)

□ 王庭德

大年初一，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铜钱村，那个被唤作安然寨的小小村落。

晨曦初露，柔和的光线轻轻洒落在门前坎下的古树上，像是为它们披上了一层熠熠生辉的金色薄纱。这些古树，犹如一位位饱经风霜的老者，静静伫立在此，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轨迹，枝干上面还留存着儿时刻下歪歪扭扭的字迹。我静静地站在树下，恍惚之间，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每年春节前夕，叔婶那充满期待的电话总会在我的耳边响起，那声音恰似一根坚韧的线，牵引着我踏上归乡的路途。腊月二十八，在叔婶多次催促下，我搭乘老乡的车，沿着那熟悉的山路蜿蜒盘旋而归。当双脚真正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一种微妙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发现，时光如同悄然流淌的溪流，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一切都已发生了改变。那些曾经无比亲切的老一辈乡亲们，只是淡淡地点点头，算是回应我满怀热情的问候。偶尔有中年人随意地抛出一句：“歪歪，什么时候回来的啊？”在这片土地上，乡亲们依旧遵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简单而纯粹，不看电视，不看新闻，对外面世界的喧嚣与繁华浑然不觉。

这种突如其来的疏离感，像一阵冷风，吹过我的心头。它并没有让我感到失落，反而更加深刻地让我意识到叔婶对我的重要性。他们就像我在人世间深深扎根的大树，是我永远坚实的依靠。我静静地坐在院子里，享受着冬日里那难得一见的暖阳。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那一页页纸张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这些年来我的心路历程。从最初的艰难求生，犹如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前行，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恐惧；到如今有幸成为省作协会员，还荣获陕西省残疾人优秀作家奖，就像是在漫长的黑夜中看到了曙光，那是对自己坚持写作的最好肯定。

父亲的大门上有六盏灯。两盏翘檐楼阁式放在父亲的大门上，另四盏鎏金元宝式结扣放在大门两侧的门墩上。原本喜庆的大红色，只是一年的光景就褪了色，特别是门前的两盏，翘起的飞檐已露出白色的质地。能写诗填词、谱曲吹笛的父亲一直都在乎生活的细枝末节，如今却潦草得连门上的蛛网都没有打理，别说这几只褪了颜色的灯笼了。

小时过年的时候父亲都会送一盏灯给我。记得有一年父亲年三十下午才回家，我以为今年没有灯和村里小朋友媲美了，到了晚上，父亲变戏法似的拿出一红色圆形的纸片，提起圆心扳棍一抖接便是一个灯笼，只是这个灯笼是装饰品，承载不起一个小小的煤油灯，也托不起一支珍贵的小红烛。看着别家的小娃都提着一个蓬蓬亮亮的灯笼，而我的灯却跟黑夜混为一色，我就哭得怎么也不愿出门。倒不是听外爷说过灯有了亮光灯就活了，主要还是女儿家家的不小心，只有提着父亲亲自做的灯，我就可以在村村娃面前肯定我的父亲不只是周末的父亲，还可以通过这盏灯确定爱、自我的存在。那是父亲唯一一次送给我没有光亮的灯。

父亲给我做的灯都是周末回家乘着黄昏的天光做的。地里干不完的天活父亲多干一点，母亲就能轻松一点。所以父亲送给我过年的灯，都需要好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才能完工。父亲给我做灯的时候我就围着父亲前后转，去有竹子的村人家讨来竹子、劈竹篾、锯木板、编制、糊灯笼等手工活不太好的父亲想要做上一盏自己称心如意，我也喜欢的灯还真费尽了心思。

明天又要踏上新的征程了，我的心就像一只风筝，无论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永远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埋藏着我故乡最深沉的牵挂，住着我最想感恩的亲人。

出天星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李老汉便一骨碌从暖和的被窝里钻了出来。他身上穿着儿子精心挑选的深蓝色棉袄，袄上绣着的吉祥图案，老伴儿也同样换上了崭新衣裳。

依照铜钱村的习俗，李老汉极为虔诚地把家中的方桌稳稳地放置在院子中央，那方向正对着利方，此乃财神降临的神圣吉祥之地。桌上摆放着三道精心烹制的菜肴，三个果盘盛满了鲜果，香火悠悠升起，牵引着人们无尽的期盼，在空气中氤氲开来。

一家人围聚在桌旁，李老汉点燃了黄表纸。刹那间，火光欢快地跳跃起来，那明亮的火焰映照在人的脸上，紧接着，长鞭炮与烟花在院子里炸响，五彩斑斓的火花划破寂静的夜空，将好运与祝福如同种子般播撒在铜钱村的土地上。孩子们一边紧紧捂着耳朵，一边好奇地看那迷人的烟火，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当出天星仪式圆满落幕，走亲访友的美好时光便开启。李老汉一家依着习俗，首先朝着利方的亲戚家去拜年。他们手提精心准备的礼物，每到一家，迎接他们的总是热情洋溢的鞭炮声，还有那一张张亲切的笑容。亲戚们按照来访者亲疏的不同关系，燃放着长短各异的鞭炮和烟花，那此起彼伏的声响和绚烂的光彩，让整个铜钱村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走亲访友的途中，铜钱村的人们尽情地展现着深厚的亲情与友情，那一声声诚挚的“新年好”，像是温暖的春风。当最后一家亲戚家的鞭炮声渐渐隐去，铜钱村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详。然而，新年的喜悦与祝福却如同那袅袅升起的香烟，丝丝缕缕，萦绕在空气中，久久不肯散去。



家在巴山岚水间

谢奕作

瀛湖

第 1430 期

灯

□ 郭华丽

有时还会被母亲取笑：搬楼梯摘星星——没谱儿。但父亲总有他的独到秘诀，做不好糊功好，形象不好写画好。年三十只要看见我的灯笼同村的娃娃全都是一脸的艳羡。那毛笔字写的是啥啊，嘿，你们看看这梅花儿、鸟儿画得多像啊；你看看人家这挑灯的棍棍，都是用洋红、洋绿染的啊……四五岁的年纪，不懂得村人眼里“是个文化人”的父亲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父亲给我读写在灯上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思乡情。”那文化味儿，是他想念关中爷爷奶奶的难过得味儿。

我们家里曾挂着一盏专为父亲偷的灯。其实那偷来就挂在三楼楼梯口的花灯，几年前就已经被烧掉了。它曾是亲人们的希望。我们以为有了这盏灯就可以看见光亮，也或者借助这种偷灯我们可以知道光在何处。其实它只是一个隐喻。我又想当然地以为烧掉了它就不存在了，我也就能彻底放下了。

记得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去年腊月二十三除夕时我把它烧掉了。它其实是一个道具，它看不见人世悲喜，负载不起人世愿心，发不出救赎的光……”但我忘了物质不灭的定律。因为父亲的疾病，舅娘在2004年的正月十五晚，社区玩社火的时候悄悄偷了一盏花灯用红绸包裹

送到我家里，想要以此冲喜，让父亲的病好起来。父亲终究还是在第二年的五月溘然离世。

那偷来的灯除了被我焚毁时发出火光，十几年来就默默地挂在楼梯口。或许作为灯的存在它的光我看不见，因为要看到某些东西，我得借助黑暗而不是光。

母亲的房间里绝大多数时候闪着蓝光。那是电视荧屏闪烁的光。有人说灯的发明得益于我们对白天的上瘾。76岁的母亲在天光还留恋在山边的时候就要急着回家。用母亲的话说：“天黑了，看不见”。从一楼到我们居住的三楼，虽然每一层楼梯口都安装有声控灯。在母亲的认知里天光比灯光更亮。夜里母亲却用电视屏幕闪烁的光，点亮她已然昏花的双眸、不利索的左脚；寒冷的冬季电炉的微光里还有些许暖意……母亲对光的吝啬源于她对电费节省。过了七十岁的母亲，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十五，每天不到天黑就要我们把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灯全部点亮。这几天来，我们的房间仅灯火通明，而且是人人来住，我们姊妹三家都回来了，舅、舅娘、姨、舅老表、姨老表、孙子辈儿等，天天都有人，围着火盆聊天的，四个人一桌打双扣的，厨房主厨，打下手的，孩子们“啪”“啪”摔炮追逐打闹的……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一年里最高兴的，且这高兴劲儿可以对电表

飞速地旋转忽略不计。

母亲吝啬着光、算计着光，心疼着因光亮、温暖、空调每月产生的那几十最多不逾二百块钱的电费，却会在过年的时候想要通过灯光把白天模拟出来，那双向都笑意盈盈的浑黄双眼皮像是要把这一切装进去，把人家装进去，把世界装进去。

任是这样的高兴，也不会让母亲在年三十、正月十五雷打不动地催促我们：该给你爸送亮了。我一直都想问，原本热闹的人家，因为上坟，呼呼啦啦都离开了，一个人留守在家的母亲是怎样的心情？亮堂堂的灯光能否填补空荡房子的冷清？曾听外婆说，年三十、十五点亮家里所有的灯是为了接离世的亲人回家过年。天还未黑，母亲就催促着我们去给父亲送亮，定是要我们点亮父亲家里的灯，照亮父亲回家的路。

父亲送给我的灯是他亲手做的，而我们送给父亲的一直都是泛着冷光的塑料电子灯。做灯的手艺从我们这辈儿算是彻底失传了，失传的还有我们对精致生活的期许和顺应妥协。如往年的除夕夜一样，跪在父亲的坟前，看着纸灰的余光、蓝色的灯光，我都会纠结在因果循环这个无解的问题之中，父亲、母亲的前世是什么？我们姊妹们的前世又在哪？我们贪恋光亮是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不会因为黑暗而感觉恐惧？抑或刻在脑子里的光会照进我们的梦里，让我们看见黑夜里的星光和白日里的阳光？

可以确定的是，小时候是父亲送灯给我，父亲的灯，从2005年的年三十起，都是我们送给父亲了。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起初只是白昼为市，夜间燃灯，有游花灯、猜灯谜、吃汤圆等，其主要内容在灯，故又称灯节。到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玩彩船、踩高跷等内容，有浓厚的游乐色彩，故称闹元宵。现我国大部分地方元宵节基本有吃汤圆、放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赏月等活动。

岁月匆匆，时光飞逝，正月十五这个浪漫且富有年味的节又在元宵的香甜中来赴。流传千年的元宵节在古人的诗词中更加熠熠生辉。隋炀帝杨广描写的元宵节盛况：“……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很形象地记录了当时元宵节那鼓乐喧天、人潮涌动、通宵达旦的盛大欢庆场景。

到了唐代，元宵节愈发隆重，京城正月十五“盛饰灯彩之会”，民众争相上街夜游观灯，元宵夜平时紧闭的皇宫宫门破例开放，宫内火树银花，蔚为壮观。大家相约，盛装结伴涌进皇城去观花灯。“文人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当朝中书侍郎苏味道就有诗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狭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些诗更是把宫廷内万灯齐明、舞袖联翩、歌声入云的壮观场景描写得淋漓尽致。

崔液的《上元夜》中说：“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李商隐在《观灯乐行》记录了当时民间“玩灯”的习俗，大街小巷灯火通明，民间艺人或表演各种奇术异能，或载歌载舞，共度佳节。“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及至宋代元宵节不但创造性地推出了“灯山”这种较为复杂的组合形式，把张灯之夜增加至正月十八，还把元宵节当做谈情说爱的鹊桥会。辛弃疾那首流传千古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出自《青玉案·元夕》。

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是人们情感的一种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历久弥香。它让平时不能经常见面的亲友们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共享天伦。元宵那圆圆满满的形象寓意着一家人能幸福美满，那馅儿也让人甜蜜到了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曾经每年的正月十五一大早妈妈起来用温热的水把糯米粉和好揉成一团，很柔软手感非常好，像小孩子的脸蛋儿，粉白粉白。芝麻核桃烘烤好擀成馅，要有流沙的感觉，加上猪油或黄油，糖适度添加，白糖红砂糖均可，我喜欢加红糖。准备好了芝麻核桃馅，然后让全家人都参与包汤圆，包得最圆的爸爸奖励一个大红包。吃的时候也有讲究有学问，一心一意、二逢有喜、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财、九九安康、十全十美，我每年都吃六个，寓意好也刚好适合我的食量，每一个汤圆都寄托着人们无数的心愿。现如今父亲已去了天堂，妈妈已年近90，健忘眼花，不会包汤圆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早学会了她的手艺，每年十五都包好了请地品尝，陪伴她赏月看灯，祈愿父亲在天上没有病痛，老母亲永远健康。带着这些美好的祝福，品着嘴里入口即化的软糯香甜，冒着腾腾热气的汤圆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感受到亲情的可贵，珍惜团聚的喜悦。

团团圆圆闹元宵，欢欢喜喜过大年。是元宵节的写照，大街小巷灯火通明，火树银花不夜天，形形色色的彩灯令人目不暇接。小朋友手上都拿着花灯，有孙悟空、有龙、有莲花，都有不同的图形和美好的祝福语。凛冬散尽，星河长明，欣赏着圆月的月亮，看着五颜六色的灯海，人们心情大好。真是“一夜花灯醉，只缘春意浓。”我也不凑热闹买花灯，老板随手给我一个，上面写着巴巴如意，生不生息，虽然知道都是吉祥话，看着却也是心生欢喜，希望新的一年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所有人幸福安康。

闹元宵自然少不了舞狮子、猜灯谜、放烟火等传统项目，今年还增加了花灯旗袍秀。选漂亮会唱歌的姑娘当船心，英俊有力量的小伙子舞龙舞狮。到临街的人家拜年，热情的主人会把好吃的用大红绸布包好挂在门口的高处，先是由划彩船的姑娘们唱几曲祝福新年的山歌，然后看狮子随着舞狮人手中的绣球，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大眼睛一眨一眨的非常灵活，等逐渐增加难度和高度，狮子以一个舞狮人站在另一个舞狮人头顶的高难度动作，终于取到那包礼物，达到了元宵灯会的高潮，只把所有人看得眼花缭乱。伴随着五彩缤纷的烟花，全场人啧啧赞叹，欢呼声掌声雷动。

天空中皓月高悬，大街上彩灯万盏，绚烂的烟花绽开了笑颜，映得人间流光溢彩。



蜀河烧狮子

□ 张树涛

春风掠过旬阳蜀河古镇的青石板，古镇被一股热烈而神秘的氛围包裹，那是烧狮子独有的韵律。

檐下，一对新扎的竹狮正静默对视，它们将化为灰烬，在火焰中永生，这是延续三百年的约定，用最炽烈的方式，与旧岁告别，向新春献祭。

腊月里，古镇的老手艺人蹲在杨泗庙前，将晒了三秋毛竹劈成细条。篾刀游走，竹节裂开的脆响像远古的密码，唤醒沉睡的记忆。八旬老人张正海是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抚摸狮头时，总爱念叨：“纤夫的竹篙，绣娘的银针，都在这狮子身上活着呢。”相传清康熙年间，汉江纤夫与绣娘相恋，却因山洪阴隔。后人以竹为骨、绸为皮，扎成两只相望的狮，祈愿永不分离。而今，狮身改用防火材料，但竹骨仍要浸透汉江水，似乎这样便能留住汉江里的呜咽与情话。

当正月十三的暮色浸透古镇时，古镇的居民们迎来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狂欢——烧狮子。此时，古镇的大街小巷已经人潮涌动，街道两侧特制的“花筒”堆成小山。晚上七时整，三声铜响震落檐上落叶，鼓乐如潮涌来。循声望去，社火队伍浩浩荡荡，十二名赤膊汉子高举绣球，从烟雾中跃出，挥舞着大彩旗猎猎生风。彩旗队的后面，是由数十人组成的锣鼓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手中的鼓槌、锣锤上下翻飞，敲打出激昂奋进的节奏，让人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

在欢呼声中，一对高大威猛的“狮子”闪亮登场。每头狮子由两人合作扮演，一人在前控制狮头，一人在后负责狮身和狮尾。狮子浑身披着金黄色的鬃毛，威风凛凛，它的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芒，仿佛真的拥有生命。锣鼓声中，狮子时而跃起，时而翻滚，时而屹立，动作矫捷灵动，博得观众连连喝彩。然而本地人知道，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那就是烧狮子环节。随着唢呐声响起，真正手持烟花筒的汉子迅速围拢过来，他们将手中的烟花筒纷纷点燃。刹那间，无数道金色的火花如喷泉般喷射而出，向着狮子涌去。狮子在火花中穿梭、跳跃，却毫无畏惧。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勇气，仿佛在火与焰共舞，烟花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天空，也照亮了人们的脸庞，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火焰是有生命的，它们攀上狮身，在舞者腾挪的轨迹中织成金网。在人声鼎沸之中，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感动。人们深信，狮子乃吉祥之兆，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希望。行至汉江码头，对岸新城高楼的霓虹与古镇花灯交相辉映，江面浮动的光影里，焚狮的烈焰冲天而起，当最后一缕火焰散入星河，小镇渐渐回归平静。

团团圆圆过元宵

□ 杜韦慰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起初只是白昼为市，夜间燃灯，有游花灯、猜灯谜、吃汤圆等，其主要内容在灯，故又称灯节。到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玩彩船、踩高跷等内容，有浓厚的游乐色彩，故称闹元宵。现我国大部分地方元宵节基本有吃汤圆、放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赏月等活动。

岁月匆匆，时光飞逝，正月十五这个浪漫且富有年味的节又在元宵的香甜中来赴。流传千年的元宵节在古人的诗词中更加熠熠生辉。隋炀帝杨广描写的元宵节盛况：“……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很形象地记录了当时元宵节那鼓乐喧天、人潮涌动、通宵达旦的盛大欢庆场景。

到了唐代，元宵节愈发隆重，京城正月十五“盛饰灯彩之会”，民众争相上街夜游观灯，元宵夜平时紧闭的皇宫宫门破例开放，宫内火树银花，蔚为壮观。大家相约，盛装结伴涌进皇城去观花灯。“文人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当朝中书侍郎苏味道就有诗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狭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些诗更是把宫廷内万灯齐明、舞袖联翩、歌声入云的壮观场景描写得淋漓尽致。

崔液的《上元夜》中说：“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李商隐在《观灯乐行》记录了当时民间“玩灯”的习俗，大街小巷灯火通明，民间艺人或表演各种奇术异能，或载歌载舞，共度佳节。“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及至宋代元宵节不但创造性地推出了“灯山”这种较为复杂的组合形式，把张灯之夜增加至正月十八，还把元宵节当做谈情说爱的鹊桥会。辛弃疾那首流传千古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出自《青玉案·元夕》。

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是人们情感的一种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历久弥香。它让平时不能经常见面的亲友们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共享天伦。元宵那圆圆满满的形象寓意着一家人能幸福美满，那馅儿也让人甜蜜到了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曾经每年的正月十五一大早妈妈起来用温热的水把糯米粉和好揉成一团，很柔软手感非常好，像小孩子的脸蛋儿，粉白粉白。芝麻核桃烘烤好擀成馅，要有流沙的感觉，加上猪油或黄油，糖适度添加，白糖红砂糖均可，我喜欢加红糖。准备好了芝麻核桃馅，然后让全家人都参与包汤圆，包得最圆的爸爸奖励一个大红包。吃的时候也有讲究有学问，一心一意、二逢有喜、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财、九九安康、十全十美，我每年都吃六个，寓意好也刚好适合我的食量，每一个汤圆都寄托着人们无数的心愿。现如今父亲已去了天堂，妈妈已年近90，健忘眼花，不会包汤圆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早学会了她的手艺，每年十五都包好了请地品尝，陪伴她赏月看灯，祈愿父亲在天上没有病痛，老母亲永远健康。带着这些美好的祝福，品着嘴里入口即化的软糯香甜，冒着腾腾热气的汤圆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感受到亲情的可贵，珍惜团聚的喜悦。

团团圆圆闹元宵，欢欢喜喜过大年。是元宵节的写照，大街小巷灯火通明，火树银花不夜天，形形色色的彩灯令人目不暇接。小朋友手上都拿着花灯，有孙悟空、有龙、有莲花，都有不同的图形和美好的祝福语。凛冬散尽，星河长明，欣赏着圆月的月亮，看着五颜六色的灯海，人们心情大好。真是“一夜花灯醉，只缘春意浓。”我也不凑热闹买花灯，老板随手给我一个，上面写着巴巴如意，生不生息，虽然知道都是吉祥话，看着却也是心生欢喜，希望新的一年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所有人幸福安康。

闹元宵自然少不了舞狮子、猜灯谜、放烟火等传统项目，今年还增加了花灯旗袍秀。选漂亮会唱歌的姑娘当船心，英俊有力量的小伙子舞龙舞狮。到临街的人家拜年，热情的主人会把好吃的用大红绸布包好挂在门口的高处，先是由划彩船的姑娘们唱几曲祝福新年的山歌，然后看狮子随着舞狮人手中的绣球，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大眼睛一眨一眨的非常灵活，等逐渐增加难度和高度，狮子以一个舞狮人站在另一个舞狮人头顶的高难度动作，终于取到那包礼物，达到了元宵灯会的高潮，只把所有人看得眼花缭乱。伴随着五彩缤纷的烟花，全场人啧啧赞叹，欢呼声掌声雷动。

天空中皓月高悬，大街上彩灯万盏，绚烂的烟花绽开了笑颜，映得人间流光溢彩。